

瑜伽師地論卷第九十一

氣一

彌勒勸善薩說

唐三藏沙門玄奘奉詔譯

攝事分中契經事處擇攝第二之三

復次喟枕南曰

氣一

離欲未離欲 問因緣染路 保命著處等

皆廣說應知

若有苾芻於其欲界或已離欲或未離欲於五妙欲意所識法定地三世由三種纏及彼根本所有隨眠正雜染時於現法中不住趣

證究竟涅槃當知此中由過去世依彼取識由未來世屬彼取識由現在世著彼取識由彼根本所有隨眠墮在相續常隨逐故執彼取識與此相違無雜染時於現法中堪能趣證究竟涅槃復次於聖教中當知有四如理問者一有淨信若諸長者若長者子二具聰慧多聞苾芻三是大師親承侍者四即大師有二因緣佛於弟子知而故問謂觀弟子雖欲請問而無無畏或於其義無所了知為遮現在未來過故為令正法得久住故

復次由二因緣說六識身以內六處爲因以
外六處爲緣謂內六處爲彼種子所依附故
又內六處相續一類如先所得畢竟轉故境
界不爾非彼種子所依附故又非一類相續
轉故復次由二種相當總了知一切雜染一

者一切雜染自性二者一切雜染行路言自
性者所謂欲貪與諸雜染爲根本故言行路
者謂內外處能取所取有差別故

復次若諸苾芻於二處所等隨觀察若行若
住如理作意爲所依止於二雜染應脫其心

云何名爲於二處所謂自保命忽然天喪不
善心殞往諸惡趣云何名爲如理作意爲所
依止復於何等二種雜染應脫其心謂我寧
遭種種楚撻損害於已諸處之身勿復令我
不善心殞生諸惡趣又我應當與喜樂俱如
實觀察爲欲對治現行不善惡勵修習諸行
無常若經行時於諸境界執取諸相執取隨
好所有雜染令心解脫遠離住時於諸不善
種種尋思所有雜染令心解脫當知此中第
一雜染是相似因第二雜染是相似果又二

雜染現在轉時生於二處謂自保命即於爾時倏歸天喪不善心殞往諸惡趣是故於彼二種雜染一刹那中深見過患發生慙愧尚爲妙善況能相續

復有衆多魔所歸向所有雜染著安足處智者了知應當速避謂已離欲諸異生類繫屬定生喜樂諸處所有愛味著安足處未離欲者於妙五欲愛爲依故喜樂諍競貪愛耽染著安足處於思於怨諸有情所一切愛恚著安足處廣大上品能引境界順樂順苦所求

所尋所可貪愛所有三世著安足處當知此中可欣可樂可愛可意諸句差別如前已辯不可欣者於未來世不可樂故不可樂者於過去世由隨憶念不可樂故不可愛者於諸境界不可樂故不可意者由於諸受不可樂故又言苦者即於境界不可樂故言損惱者即於諸受不可樂故言違背者於過去世不可樂故言逆意者於未來世不可樂故復次有二雜染一者外境雜染二者內受雜染眼等爲依於色等境起諸貪著名外境雜

染諸觸爲依貪著內受名內受雜染此二雜染於永寂滅般涅槃中皆不可得非諸魔怨所能遊履

復次由十五相應當了知一切種類愛見雜染謂於諸處由諸纏故名藏由隨眠故名護由我見故名覆所餘差別廣說如前攝異門分

復次總盟陀南曰

因同分等唯作緣等上品貪等後多住等別盟陀南曰

因同分思縛 解脫相觸徧 勝解護根門
教授相爲後

諸聖弟子因同分識隨入無我由三種相於諸識中正觀而住云何因同分識隨入無我謂由現見五有色處四大種身若增若減若取若捨無常性故於緣彼識隨入無常無常則苦苦則無我由是因緣隨入無我云何隨入無我性已由三種相於諸識中正觀而住謂諸邪見一切皆以我見爲根是故此根必應先斷又以正慧即觀彼識所依所緣差別

轉故有無量種又觀此識差別轉時如剎那
量安住堅實尚不可得何況畢竟復次於六
處滅究竟寂靜無戲論中由戲論俱四種行
相不應思惟不應分別不應詰問唯應依他
增長覺慧審諦觀察真實意趣云何爲四謂
或有無或異不異以彼六處有生有滅展轉
異相施設可知由生滅故有無可得有異相
故待他種類異性可得待自種類前後無別
不異可得六處永滅常寂靜相是故由彼戲
論俱行四種行相思惟觀察不應道理當知

此中能引無義思惟分別所發語言名爲戲
論何以故於如是事勤加行時不能少分增
益善法損不善法是故說彼名爲戲論
復次於內外處若有欲貪境界現前或不現
前而其諸根不能棄捨故名爲縛若無欲貪
設有境界正現在前諸根於彼尚能棄捨況
不現前故名解脫復次善修梵行於諸蘊處
我我所見已永斷者若爲損身乃至奪命苦
受所觸終無色變心變可得如是名羸善守
根相彼由如是善守諸根四苦解脫增上力

故得四種喜一由當來外緣生苦得解脫故
二由當來內緣生苦得解脫故三於現法般
涅槃時由二種依所作眾苦得解脫故四命
終已與世所見草木相似一切眾苦不相續
故由二種相草木相似一者六處離有心想
與世所見草木相似二者六處爲所依止貪
瞋癡火乃得燒然與世所見草木相似善修
梵行諸聖弟子當來後有苦不生故與諸如
來成就明力少分相似非現法緣苦不生故
設暫生已速疾斷故然諸如來二種明力皆

悉成就是故說名無上明持
復次有一沙門或婆羅門越勝現量世間愚
夫尚不迷惑況諸智者一切愚癡所安足處
虛妄推度以爲依止或依前際或依現法堅
固執著建立四種苦樂邪論謂依前際虛妄
計度宿作因故立諸苦樂一向自作虛妄計
度自在變化以爲因故立諸苦樂一向他作
虛妄計度先自在作然後宿作因所作故立
諸苦樂自作他作虛妄計度無因生故立諸
苦樂非自非他所作因生或依現法虛妄計

度若隨自欲自作功用所生起者立爲自作若不隨欲不自覺知他所引者立爲他作若隨所欲自所覺知他所引者立自他作若非自他功用爲先所生起者但由境界現在前故不能了達微細因觸便起邪執謂非自他所作因生立無因生此中唯有諸根境識和合所生苦樂可得都無前際或現法中若自若他實有可得唯即於此三事和合假立自他是故當知唯有其觸徧行一切爲苦樂因復次由四種相正發精進速令諸漏永盡無

餘何等爲四一者發起平等精進謂不極掉舉發勤精進令其身心疲倦損惱亦不極下發起精進虛棄身命令無所得是名初相又不由此而生憍慢謂我獨能發勤精進餘則不爾是第二相又於正發勤精進果世間安觸所證差別無有愛味與此俱行修不放逸是第三相又於精進平等之相能善攝受令於當來無有退失是第四相如是正發勤精進故永盡諸漏成阿羅漢若欲於彼大師有智同梵行所記別自己所證差別唯阿羅漢

六處勝解能正記別謂依三學及以五種補特伽羅云何名爲六處勝解一出離勝解二無惱勝解三遠離勝解四愛盡勝解五取盡勝解六心無忘失勝解云何三學一增上戒學二增上心學三增上慧學云何五種補特伽羅一者異生處在居家唯依於信發生欣樂出離勝解從境界縛心求出離是名第一補特伽羅二者異生既出離已唯依於戒於諸有情由身語意行無惱行是名第二補特伽羅三者異生能斷利養及恭敬愛於現法

中離欲界欲是名第三補特伽羅四者有學已見諦跡是名第四補特伽羅五者無學得阿羅漢是名第五補特伽羅當知此中第一第二處所勝解初學所依第三處所所起勝解與第二學作其所依後三處所所起勝解與第三學作其所依若由此智能斷煩惱及煩惱斷當知是名心無忘失又於當來後有因斷說名愛盡現法境界諸雜染斷說名取盡又彼第一補特伽羅雖有正信出離勝解而未決定堪於當來令彼一切悉皆棄捨及

與變異第二有其無惱勝解第三有其遠離勝解當知亦爾若諸有學六處勝解雖無堪能當來棄捨及與變異然似幼童等持念慧皆悉羸劣雖生聖處未善修故於貪瞋癡不能遠離無餘永斷由慧劣故及由貪等未永斷故若遇勝妙境界現前時時忘念由此因緣而勤生起學心解脫及慧解脫盡諸煩惱是故有學補特伽羅仍有所作由此分故而名減劣若阿羅漢六處勝解尚無堪能當來變異況有棄捨善修進故貪瞋癡等永斷無

餘愛盡取盡勝解圓滿已得盡智無生智故六種恒住所攝受故所有智慧非如有學時時忘念故阿羅漢六處勝解由第一義最極圓滿亦名成就最極清淨非餘下位補特伽羅由此因緣亦無自高記別所解於三摩地所行所緣無散亂故名內心住即三摩地善成滿故名不狹小一切煩惱皆離繫故名善解脫所有智慧善積集故說名善修見滅盡故無有愛味其心一向善而無罪復次略有二種補特伽羅一者不能密護根

門二者善能密護根門云何名爲不能密護
根門補特伽羅謂如有一於諸境界不能如
理作意思惟於可愛色爲貪欲纏之所纏縛
於不愛色爲瞋恚纏之所纏縛又於彼境不
能隨念所有過患設有隨念不善修習由是
因緣心爲諸纏之所覆蔽起諸纏已不能制
伏又是異生未得有學心慧解脫於上無學
心慧解脫不如實知由不知故於諸有學心
慧解脫亦不能滿彼於爾時未以修力爲所
依止於煩惱品所有麤重未能永害又不依

先善思擇力念不成就爲因緣故當知不能
密護根門由此三相補特伽羅應知不能密
護根門一由纏故二由思擇所攝對治有缺
減故三由修力所攝對治有缺減故與此相
違當知白品於諸根門善能密護復次由二
種相諸聖弟子於其大師所說法教能正記
別能善宣說謂能辯釋真實義故云何爲二
一者由是意趣宣說善能悟入如是意趣而
正記別二者如來以無量門廣宣聖教爲無
量品補特伽羅種種辯說於此法教不違法

性能正記別復次於佛善說法毗奈耶深心
愛樂新學苾芻由二種相應正了知一由身
相無變異故二由心相無變異故謂由形色
極光淨故面貌熙怡極鮮潔故膚體充實不
羸損故諸根適悅而寂靜故身無變異隨有
所得生喜足故遠離貪樂畜積資財而受用
故於其室家無顧戀故心無變異復有三種
婬貪對治能令婬貪未生已生尋斷一
者思惟不應行想二者思惟極不淨想三者
密護一切根門此由密護一切根門略廣應

知如聲聞地謂能密護諸根門者不令母色
摩觸身故名善護身於諸母色不觀不聽不
憶念故名善守根設見設聞設隨憶念即能
長時攝受正念以猛利慧深見過故名善住
念彼由如是善護其身善守諸根善住正念
便能思惟不應行想由此煩惱不能蔽心令
暫欣味又能思惟極不淨想由此煩惱不能
蔽心令速迴轉
復次塢陀南曰
唯緣尋思願 一切種律儀 入聖教不護

勝資糧善備

捨所學著處

不善義隨流

菩薩勝餘乘

論施設最後

由先所作諸業煩惱及自種子相續所引諸
受生起其六觸處唯爲作緣如心所起功用
所引諸取受業手唯能作助取受緣當知此
中道理亦爾

復次諸有苾芻受用如法邊際卧具安住空
閑若有能令尋思躁擾勝妙境相來現於心
當知是魔品類所作此中苾芻應以九相安
住其心從諸境界相應尋思攝心令住無容

尋思隨一更起若由此依由此境界有所貪
味於此境界隨其所得隨其所能自遠離
彼於爾時於可愛事終不依止諸欲尋思而
有所作於恚尋思及害尋思亦能遠離淨修
其心於現法中能得涅槃得涅槃已終不共
他爭競而住第一謂諸爭競於佛聖法毗奈耶中
極作衰損如是愚癡所生尋思亦不尋思如
餘外道復次若由先世後有苦因於現法中
有六觸處果法而轉由六境界所損惱時若
有苾芻爲求後有自發誓願修行梵行彼於

爾時令其第七後有苦因倍更增長轉爲損惱於現法中能障涅槃由此因緣能得當來有暇圓滿不決定故此後有願當知於彼微細縛中最極微細何以故如彼三十三天宮中有一園囿其中禁縛天或非天然彼法爾暫得解脫以天妙欲遊戲而住乃至未起逃竄之心此心若起便失妙欲還見自身爲縛所縛彼纔起心便爲微細縛之所縛以時分故說名微細非難識故而說微細由彼縛時能自解了我今有縛若諸苾芻心願後有此

心若起便即被縛既被縛已不能了知自身有縛是故此縛最極微細當知時分及以難識俱微細故名極微細

復次若諸苾芻精勤加行守護諸根於其律儀及非律儀應當了知於輒中上世間有學無學律儀應當了知云何律儀謂如有一於可愛境諸雜染心不忍不受不執不取設令暫起尋還棄捨是名律儀云何非律儀謂一苾芻如營農者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正修所緣境界良田令其生起善根苗稼

然其種性猛利多貪未嘗串習貪欲對治猛利慙愧亦未曾有若遇勝妙境界現前彼由本性猛利貪故未曾串習貪對治故所有慙愧皆羸劣故便起貪纏堅執不捨心於貪纏不能防護而自放縱非理作意相應心牛入境界田損壞所有善根苗稼以是因緣名非律儀又如有一能速作意於諸境界而自攝斂然未能觀所有過患令不再起是名爲輕世間律儀又如有一能速作意於諸境界而自攝斂亦能觀彼所有過患令不再起是名

爲中世間律儀由此爲依獲得四種作意所攝九相心住當知如前聲聞地說由得此故名離欲貪諸異生類彼先修習加行觀時如營農者令得增上猶如大王於先所得等至所生勝妙諸受能正了知是大放逸安足處已便使如臣聽聞正法增上所生勝奢摩他之所攝護毗鉢舍那令其觀察彼所生受性是緣生緣生性故體是無常彼由此故便以意地諸過患相俱行作意而得離欲既離欲已復觀等至所依別故十種差別時分別故

多百差別此中等至所依別故十種別者謂有尋有伺無尋唯伺無尋無伺若喜俱行若樂俱行若捨俱行退分住分若昇進分順決擇分時分別故多百別者謂即觀察如是行相依生住滅時分所作差別道理當知復有多百差別如是了知彼所生受是無常性流轉差別種種性已略由三相復審觀彼是無常性謂所依故現行故因故所依故者謂極乃至第四靜慮所有色身是受所依現行故者謂極乃至滅受想定其間想受多分現行

言因故者謂當來世所有受因即思求願觀察如是乃至有頂所有諸法緣生性故皆是無常如是如理審正觀察諸離欲地是名上品世間律儀當知此中前二律儀思擇力攝後一律儀修習力攝彼既成就如是勝妙不放逸力如實通達聖諦理故便能永斷執我所以我爲前行一切見道所斷煩惱又能獲得有學律儀彼即修習有學律儀復能永斷妄執我慢以爲前行一切修道所斷煩惱究竟證得無學律儀此上更無若過若勝所餘

律儀

復次若諸苾芻已入聖教不護諸根彼便一向造作衆苦謂後法苦或現法苦當知如是不護根者如癩病人入蘆荻叢爲如其葉可愛境界破裂其身攝受當來微細俱行後有衆苦而不能覺如是名爲由後法苦說造衆苦彼又於此起染起著廣生毀犯由是因緣雖住空寂阿練若處而受現行追悔所起尋思之苦如管茅刺傷害其是不能無畏往淨仙衆設強趣入清淨僧中便爲有智同梵行

生舉其所犯由彼內懷覆藏意故心加鵠毒於能舉邊發憤殛害又諸有智同梵行者知其鄙劣樂捨沙門即便遠避不與同住若諸村邑若阿練若咸共譏毀言此長老如是毀犯如是惡說如是惡作如是非法雜染而住已淨信者令其變退未淨信者令信不生是故彼人於現法中領受如此退悔所作發憤所作遠避所作譏毀所作種種諸苦此及前說領受後法所作衆苦總略爲一名受衆苦此中云何名非律儀謂於如是現法後法具

眾過患行處境界起不如理妄執諸相隨好
邪想邪想爲先於其住處發起順彼相應尋
思由此不能於前所說一切過失如實觀見
雖復觀見所有過失未能數數多修習故於
所依中諸煩惱品所有麤重未能除遣身未
輕安謂色心身由此行相纏及隨眠猶尚和
合能令違背思擇修習二力對治名非律儀
與此相違當知即是律儀行相又此律儀三
因緣故能令修習速得圓滿何等爲三所謂
最初於善說法毗奈耶中淨信出家既出家

已使用神力相應聞慧攝持蟲獸相似六根
既攝持已復用如理作意思慧正審觀察過
患方便在聞慧上修慧下故中間繫縛中間
繫已爲欲試察於彼神力得自在不乃取淨
相於諸境界而放縱之於彼神力未自在故
各各馳散別別境界然其不能究竟逃竄未
善觀見彼過患故令彼蟲獸未善調伏又令
神力不得自在了知是已復多修習如理思
慧令到究竟超過作意轉更勤修修身正念
於此正念善修習故彼不復能各各馳散別

別境界當知爾時彼善調伏神力於彼而得自在

復次有諸苾芻先已修集妙慧資糧復得值遇善友圓滿聽聞諸行三種過患謂現法過患後法過患現法後法過患當知此中大種互違爲所依止一切疾病名現法過患惡趣諸行常恒隨逐能作能往名後法過患先於現法成就喜貪以爲所依能引現法後法老死名現法後法過患如是總略有三種苦一疾病苦二惡趣苦三老死苦謂依喜趣及依

惡趣聽聞如是諸過患已精進修行法隨法行因斯能入聖諦現觀次由善淨無我真智如入空室現觀內外六處皆空彼於爾時以慧通達依諸境界妄念所生諸煩惱纏能爲損害及有餘殘煩惱隨眠貪愛隨眠又自通達於相續中有諸煩惱有諸貪愛有諸苦惱有諸損害及過一切煩惱貪愛證有餘依般涅槃界一向寂靜次後復證無有餘依般涅槃界彼先修習譬如草木枝條莖葉正法聞慧積集聖道法隨法行爲所依筏於修道中

正勤修習漸次證於心善解脫住有餘依般涅槃界一切災惱皆得解脫既住於此當知究竟越度衆苦到於彼岸

復次由七因緣於善說法毗奈耶中雖出家已復還退捨正所修學云何爲七謂諸異生未能超度諸異生地於五取蘊衆苦惱法不能如實了知五轉或復異生於諸妙欲不能上品觀其過患又於行時及於住時恒常縱逸於可愛境取不如理所有相貌不繫念故恒常尋思善品惡刺非理尋思又無無畏若

王若餘因事呼逼由怖畏故則便隨從復有親愛於諸親屬有所顧戀彼若招命由親愛故則便隨從又於境界或隨順貪或隨順瞋或隨順癡發起猛利諸煩惱纏又即於彼心相續中常有隨縛又由成就下劣勝解無有

繫心不趣入略由二處攝一切漏一見所斷
二修所斷當知此中非理作意及所緣境名
順漏法若諸有學於能發起修所斷漏非理
作意所緣境界雖未永斷而由妙慧正通達
故說名於此順漏法中其心寂靜猶有失念
增上所生微劣纏故未名清涼未名宴默然
其所起一切見道所斷諸漏皆永斷故亦名
清涼以於當來不生法故亦名宴默而彼異
生成就下劣諸勝解者偏於一切順諸漏法
心不寂靜不名清涼不名宴默當知由是七

因緣故復還退捨正所修學與此相違所有
白品七因緣故於善說法毗奈耶中既出家
已終不退捨正所修學
復次若有苾芻依四著處當知彼行四種邪
行何等名為四種著處謂有苾芻於內外處
有貪愛故能感後有於現法中不樂涅槃是
初著處復有苾芻於先所捨外諸所有父母
等事有所顧戀繫縛其心如是名為第二著
處復如有一於現法中希求一切利養恭敬
於諸所得利養恭敬耽著不捨如是名為第

三著處復如有一是有學者已見諦跡有餘
我慢少分貪愛之所隨逐於修棄捨縱逸而
住如是名為第四著處云何名為四種邪行
謂彼最初愛樂後有補特伽羅於現法中不
樂涅槃若諸有學行於縱逸由此著處增上
力故樂與在家及出家眾共相雜住如是名
為最初邪行又復即前愛樂後有補特伽羅
愛樂後有增上力故發起邪願行於梵行如
是名為第二邪行又復於先所捨外事有所
顧戀由彼著處增上力故能令退捨正所修

學如是名為第三邪行又於明世希求利養
及與恭敬於諸所得利養恭敬耽著不捨補
特伽羅由此著處增上力故毀犯尸羅廣說
乃至螺音狗行彼由顧戀利養恭敬不捨所
學不見是罪公然犯戒如是名為第四邪行
復次有諸苾芻於義不善從他所聞種種文
字一義言說便懷猶豫不生歡喜今於是中
何者為實復有四種能生微妙清淨智見無
倒觀門何等為四謂極精勤觀察苦者於生
受因如實妙智又於依持及所依因如實妙

智又於住因如實妙智又於依緣自性助伴
隨順苦樂非苦樂行如實妙智又二緣故如
來除滅於義不善補特伽羅所有猶豫一者
顯示種種文詞所表一義文有差別義無差
別由是能令斷除猶豫二者開顯聖教廣義
由此能令於義通達云何名爲聖教廣義謂
從資糧地乃至漏盡皆說名爲聖教廣義此
中邊際根成熟住如來所化無我相應善受
堅固聞思所成正見成就此爲依止此爲建
立獨處空閑緣內外處四種識住爲欲斷滅

諸有取識修循身念勝奢摩他毗鉢舍那之
所攝受由此親近修習勢力發生如實緣初
識住隣逼現觀止觀雙行從此無間於聖諦
中能入現觀復更修習如所得道以漸進趣
能得一切諸漏永盡如能如實緣初識住乃
至如實緣第四識住當知亦爾
復次如先所說不護根門補特伽羅煩惱諸
纏現前不捨世及出世思擇修習二力對治
有所闕乏煩惱生已性多堅執魔既了知性
堅執已便往其所以諸境界而媚惑之如是

彼魔於性執著煩惱諸纏補特伽羅而得其
便為欲媚惑於其相續安立所緣又即如是
不護根門補特伽羅於般涅槃欲樂劣故親
愛劣故譬如乾朽葦草舍宅魔便於彼積集
可愛境界炬火而焚燎之由二因緣彼為墮
界常所蔽伏一未生纏令其生故二已生纏
令相續故由為境界愛所蔽伏於廣追覓諸
境界時多行種種惡不善行於行如是邪惡
行時復為種種惡不善法之所蔽伏如前所
說行邪行已失路而行汙流而去名順流者

與此相違所有白品當知是名非順流者
復次由八種相當知總攝後有菩薩諸正行
道及以道果勝聲聞乘為無有上何等為八
謂哀愍故內勇悍故諦察法忍性現前故能
出離故自內發起觀諦行故廣大善修世間
正見現在前故由獲無漏菩提分法得清淨
故由善清淨修覺分俱進修無上純淨修道
依止六處修習圓滿獲得六種最勝無上圓
滿德故當知此中於諸有情長時哀愍熏修
其心住最後有諸大菩薩見諸愚夫墮食愛

河順流漂溺爲五相苦之所逼切既觀見已
深起大悲何等爲五一者見彼墮貪愛河不
正尋思不可愛水常所逼觸二者見彼內外
六處三毒火難住於兩岸三者見彼在於欲
界衆多憂苦種種災橫諸惡毒刺徧布其下
四者見彼在於色界世間慧眼有所闕故猶
如盲冥處在其中五者見彼在無色界世間
慧眼已圓滿故諸聖慧眼有所闕故猶如昏
闇居在其上既見如是墮貪愛河諸有情類
徧於一切皆不寂靜若觸若岸若下中上苦

逼迫已發起大悲是名哀愍又即成就此哀
愍者或生王家或帝師家雖未出家內興勇
悍我今定當通達妙跡歸修梵行終無退轉
如是名爲內興勇悍又彼即於未出家位居
瞻部影獨坐思惟便能證入最初靜慮後於
自他老病死法正審觀察能定忍可如是名
爲諦察法忍內自現前又彼宿世所習善根
一切善行之所覺發復由勇悍諦察法忍增
上力故便能棄捨廣大妙欲淨信出家雖無
施設正梵行者而能自然受持禁戒由此禁

戒爲依止故漸次能證乃至非想非非想處
如是名爲能正出離又彼爲欲棄世間道正
求出離由於先世正等覺所獲得無上究竟
出離正聞勝解積集熏修身相續故於世間
道都無信樂由是因緣往菩提樹即依先時
觀老病死假想之道於諸諦相次第觀察作
是思惟是諸世間有情之類墮在種種艱險
衆苦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然其不能於老病
死究竟出離如實了知如是次第觀於老死
觀老死集觀老死滅觀能趣證老死滅行如

理作意爲依止故久已積集大資糧故以俱
生慧便能覺悟一切法性安住諸法法性法
界如是名爲自內發起觀察諦行又彼復欲
求出漏盡方便發起宿住念智憶念先世從
諸如來正等覺所於漏盡道積習聞思由是
發起長時積集世間正見令現在前然此正
見如教授者以此爲依能令菩薩安處一坐
乃至證得究竟漏盡如是名爲廣大善修正
見現前又即由彼如教授者所有正見漸次
勝進先已遠離下地諸欲乃至上極無所有

處當於聖諦得現觀時便證無漏四念住等
乃至最後八聖支道所有一切菩提分法舉
其最後當知亦攝前位一切由得彼故成不
還果以得無漏菩提分法是故說名獲得清
涼彼由如是獲得世間究竟安樂獲得出世
無漏安樂得清涼故名離熾然由世間道乃
至已離無所有處所繫煩惱及已遠離見道
所斷諸煩惱故名離熱惱爲欲無餘永斷有
頂所繫煩惱故復勤修純無漏道所謂修習
無上覺支是名進修無上修道由此修故無

學地中六種修法究竟圓滿一者修聖神通
究竟圓滿二者修淨五根究竟圓滿三者證
得煩惱并諸習氣無餘離繫究竟圓滿四者
證得四種現法樂住究竟圓滿五者證得世
間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究竟圓滿六者證得
名身句身文身得隨所欲得無艱難宣說正
法究竟圓滿當知此中修淨信根究竟滿者
謂於涅槃意樂淨故修精進根究竟滿者謂
能勇猛造作一切有情義利善清淨故修習
念根究竟滿者謂三念住無忘失法善清淨

故修習定根究竟滿者謂於聖天及以梵住
善清淨故修習慧根究竟滿者謂十智力善
清淨故彼由如是能往六處修圓滿因得爲
大王所謂法王由是證得六種圓滿謂聖神
通增上力故得大財富自在圓滿諸根清淨
增上力故得大舍宅自在圓滿斷諸煩惱增
上力故得受安樂諸坐卧具自在圓滿現法
樂住增上力故處其舍宅坐卧其中證得第
一無諸損惱大安樂住自在圓滿靜慮解脫
等持等至增上力故證得能辦一切有情正

利益事遊戲喜樂自在圓滿於諸名身句身
文身得隨所欲得無艱難宣說正法增上力
故得爲法王能於他所獲得平等分布作用
自在圓滿如是名爲六處修滿爲依止故證
得六種自在圓滿

復次略有四種尋求我論由此論故薩迦耶
見未永斷者求我尋思數數現行云何爲四
一者尋求我我用何以爲自性二者尋求我
我爲常爲是無常三者尋求云何我我是常
無常四者尋求我所有我住在何處當知此

中略有四種尋求於我一者尋求自性二者尋求其轉三者尋求其因四者尋求窟宅此中三種可得施設諸行差別又此施設可非顛倒第四一種由一切種終不可得施設差別當知施設我自性者謂即施設十二種處所生六識并受想思以爲其我過此餘我不可得故又即此我體是無常由有生故老故死故又此諸行以於諸趣種種自體生起差別不成實故說如幻事想心見倒迷亂性故說如陽焰起盡法故說有增減刹那性故名

曰暫時數數壞已速疾有餘頻頻續故說爲速疾現前相續來無所從往無所至是故說爲本無今有有已散滅由如是相略說生身展轉無常及有因刹那展轉無常如是三種如理施設我之自性若轉若因施設我之所_{第三}有窟宅終不可得由諸行中離諸行性別有實我住諸行中不可得故由是因緣約世俗諦諸行尚空不可施設何況勝義是故一向於空立空如是由心如理作意聞解了故思等了故修諦了故如其次第差別說言應當

歡喜應當等喜應當徧喜

瑜伽師地論卷第九十一

音釋

盟達各切 柁梵語也此云自說 南烏骨切 推川追切 度
 躁也躁則到切 擾也擾而沼切 煩也煩切 圖經切 圈經切 虛
 國國魚許切 獄名切 串古換切 管居顏切 鵠直禁切 婁明
 礫初錦切 惡毒 害胡蓋切 竄取亂切 媚明
 也與慘同

永樂北藏

瑜伽師地論

第九七册

也切 燄燄火也 悍悍勇急也
 也切 燄燄火也 悍悍勇急也

永樂北藏

瑜伽師地論

第九七冊